

徂徠集

文

自十七
至十八

柳田文庫
文庫11
A 1126
11



文庫11
A 1126
11

徂徠集卷之十七



物茂卿著



雜文十一首

私擬策問一道

問傳云子罕言性性命之道。稽諸古昔。即一二見於殷商之書。何其渾渾。渙渙。莫有端倪也。將皦皦之言。其于性命之道。亾當乎否也。仲尼益由斯道焉者。已及子輿氏起。實始招天下。以此而又斷斷乎以善命之。何其章明較著。若是之至也。將渾渾之言。其于揭焉。



010190523450

招天下亾當乎否也。繼及荀卿告不害揚雄韓愈蘇軾之徒羣然出其所見爭之。雖其言人人殊何其鑿鑿乎皆有執之也。又何其紛紛乎莫有所底止也。將子輿氏以還皆其于渾渾之旨有所裂言之乎否也。將皦皦之言揭焉招天下有以啓之乎否也。是故謂之爲惡者反焉者也。謂之無善惡者超焉者也。謂之惡善雜者劑焉者也。謂之參若伍者加詳焉者也。要之故皆爲欲有所變異於子輿氏之說勝而上之乎否也。益降之及宋諸儒先氏出又且斷斷乎以子輿氏之說定爲先王孔子之宗而群言之紛然者庶其

或宜若有所底止焉乎爾。雖然其所爲自初招天下又有所謂本然之性氣質之性者存也。是果其於先王孔子及子輿氏之心有當乎否也。性中果有斯二者對立乎否也。性非有二而其所爲命以言之者果有指斥之乎否也。且也其所謂氣質之性者盡乎生人之始矣。其本然者寧縣諸吾生之先乎否也。是安足以爲人之性哉。吾故愚不佞也。而群言之紛然庶或若有所底止者。其于吾之心莫有乎爾。則亦莫有乎爾。雖然諸儒先氏者豈爲昧斯數者以之爲說招天下乎否也。今諸生有聲譽于學號稱大師者其于

性命之道當洞然亾疑請聞其對。

私擬策問鬼神一道

問六藝以來諸言鬼神者若左丘明董仲舒之流雖其言人人殊大要不越乎禍福灾祥之間是何與世俗所見大相逕廷哉其斷斷乎其無之者唯晉阮瞻爲然是亦何與今學士家言相似也學士家所爲折衷者孔子而自孔子之不語怪神後學者將有何所替以質諸聖人而不謬也乎雖然孔子益於易一言之於對宰予之問再言之而其言之奧妙難明抑又有甚乎不語者存焉是不得不取諸宋諸老先生

也宋諸老先生故號稱得道之統能發明孔子之道者雖其言亦人人殊至於有無鬼神之說莫有若瞻之論明且易見者也而其究必至所謂氣化真實一往不返而止焉要之亦或於瞻之論爲有近似也是孔子之旨果如瞻歟先王祭祀事鬼神之意遂荒矣故其謝先生者執兩可之說而學者之惑爲愈弗釋然也由是而降人率以瞻之論爲主文之以謝先生之言謂祭祀以鬯吾孝心耳者往往乎有之甚而或至謂鬼神非先王所尚特其不以聰明先天下且姑以之隨民俗之所好云爾先王與孔子之教於是乎

裂矣。而君子之道造端諸夫婦者。愈益落落乎不合焉。諸生益於往聖之典。淹貫而通習之。其于幽明之故。當瞭若析髮。其以何命之。

私擬對策鬼神一道代於諸生而作

蓋所為薦紳先生難言之者。莫鬼神若也。是寧獨薦紳先生為難言之而已哉。夫人之生。負仁抱知。保合大和。渾渾乎無間。故其於天下也。有所知之。有所不知之。是以處義之世。作為龜筮。以決其志。軒轅之建。萬國封百神。重黎分職。世釐神人。夏商以降。莫有不由斯道者焉。是咸俾以尊其所不知。而行其所知也。

仲尼亦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是亦宜若不以其可知。彊諸其不可知焉乎爾。雖然。指掌之眎。觀上之歎。予賜輩往往乎有聞焉。而不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亦將于何取諸諸生業已誦法孔氏。稱述唐虞三代之德。居則曰。莫用我為也。方其志大行於天下。昧其所本自而可乎。是迺鄙生所以黽勉授簡。殫其學所服習。以塞問者之需也。今夷攷問者之心。在有無之辨也。是亦世薦紳先生之所或之也。或乎無之者。則見以為先王之令。布晷十有二月。而祭祀居其半。禮有五經。莫重於事鬼神。而獨其與戎為國大事。真

官與物。惟恐其弗備。而經費不問。受福降殃。諄諄乎其言之。是庸何虛設乎。或乎有之者。則見以爲黃帝三百年。今而忽焉。戎狄殲周。荆楚猾夏。周公之神。未之有。極不啻魯郊禘。而嘆其衰矣。五世之祧。七世之廟。惟我所陟降。而舊鬼之弗愬。饑是庸何徵其實乎。斯二者。蓋各一道也。雖然。謂之有者。權在彼者也。謂之無者。權在我者也。權在彼者。疑乎仁。其失愚也。權在我者。疑乎智。其失賊也。愚與賊者。君子不由焉。且也有無者。鬼神之迹也。執其迹。求其足以獲其人者。未之有也。是故由無而之有。謂之神。由有而之無。謂

之鬼。惟夫於其之也。可以知鬼神之情狀也。寒暑相盪。日月盈虛。有之與無。代嬗愈出。愈新。愈動。愈不屈。周之言曰。薪盡而火傳。未見薪火之爲。一亦孰知焰續。焰逝者。如斯夫。而知道者。見其常無死焉。是以遂古之無疆。盈六合之中。洋洋乎。莫非是物也。且明獨運。萬物之相與爲體也。周流不居。焉往焉來。噉出而非有。雍也。噉人而匪有。餒也。潮生乎午。非緣乎涸。尾閭之無竭也。若沃焦之石。所在有之。百足之蟲。寸斷之皆走。是皆足以小辟諸。故有天地之神焉者。有山川社稷之神焉者。有瞽宗五祀之神焉者。有祖禰之

鬼焉者無後厲之鬼焉者。曩曩乎相倚虛空間哉。故曰一故神一也者。莫有乎彼是矣。莫有乎疏近矣。或格或否。孰宰之權。格之有道。于以格之。萃之有德。于以萃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一之謂也。或謂之月之影。萬川者。為有真假者也。謂人死歸乎造化者。昧乎夫一者也。化為異物。亦何所不有。不可為典常。亦何拘拘乎自喜之為。故一也者。合乎有無而言之。非外乎有無而言之。此謂之鬼神之本。智者之事也。雖然。語其仁則未也。為天之徒而不能與人伍。故聖人之教。有盡于是矣。是故天地之間。物

各有所養。為方春之時。和風噓而時雨沐。寧獨被之草木而已哉。雖鬼神亦有能養之也。今赤子之心。其知耿耿焉。其于孩笑之外者。幾希。廓培以底大人之德。是謂得其養也。暴于野則速朽。廢于廟則神弗處。是謂失其養也。凡天下之物。失其養而能有存焉者。益尠矣。故不孝之罪。無後為大。葛伯不祀。其於傷殘親之體。殆有甚焉。湯是以先征。記曰。仁鬼神者。養之謂也。唯聖人為能萃其既渙。以存其將亾也。雖匹夫匹婦。為能行之也。今三日齋。七日戒。精誠有以格之。歟。胡祆金人之所假。猶將來而舍焉。況乎昭明焉。蒿

百物之精。實有未遽亾者乎。故望天而臯迎精而旋。日用其孝。時幽其思。命之神明。尊崇而奉事之。靜之而莫之或擾。清之而莫之或干。洞洞乎屬屬乎。若弗勝。若將失之。惟恐其驚之。閔宮有恤。於是乎綿綿以永存。是大和之餘氣也。故先正有言。鬼者人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影之與形相肖。人之壽百有二十。鬼之壽亦百有二十。五世而瘞其主。其諸有以取焉乎。大氏人之生斯世。豈能塊然徒處也。其心志之所周旋。日夜之所鄉往。後其死數十年。而其物具存。自體魄一淪。知氣之所馮。其惟于茲乎。鬼與物之相謀。有

則俱有也。鬼乎影乎。其莫有自運之力。有以竢乎養也耳。毋論其大人君子。今如細民之營爲生生也。田園墾野。桑梓執畝。馬牛畜牧于坳。其所植立數十年之後。素封之資。是皆所爲凝思積慮。非一朝一夕爲其業之成也。亦非一朝一夕爲生而子孫之執役。死而導約束于後也。彼是之精神相接乎。貨殖之中無間也。是何可誣諸。故土地人民而謨猷恩威之相維。昭穆皆在。而暱愛之情弗可解。詩書琴瑟百爾玩好。陳列而笑語歡樂之常在目。與其家邦相終始。以百世不衰。惟基業之祖爲然也。繇是以降。用其精不弘。

者其所及淺矣。世之遷而澤斬自我耳目之所接。老之所睹。記五世而上。其事率泯焉。不啻感之無從。迺其神隨物斯焉。故先王制之極。以爲黔首則養之至也。此謂之鬼神。之紀仁者之事。而聖人之教也。是故無者有之。府也。鬼者神之藏也。夷教之府乎。冥也。有儼乎明。生者之所想設焉。安知其真。萬物出乎是。而入乎是。人其戶庭。不見其人。空同乎。莫能窺其富焉。造化之母也。自然之道也。唯人不然。方聖人之未興起也。其民散焉。無統。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子孫之適四方而不問。居其土。享其物。而莫識其所。基死無

葬而亾。無祭。羣鳥獸以殂。落俱草木以消。歇民是以無福。益人極之不凝也。故聖人之制鬼以統一其民。建宗廟以居之。作烝嘗以享之。率其子姓百官以事之。儼然如臨。洋洋在上。使人肅然以畏。凜然不敢肆者。有所取焉乎。夫然後配神。敬明人道。以尊能降百福。以輔造化。禮樂政刑。由是而出。聖人之教之極也。若夫以人事已乎。雖有聰明睿知。其亦何以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以爲萬物之主哉。故謂聖人不貴鬼神。且從民俗之所尚者。非鄙生之所聞也。故合者與無而天地之所以妙。萬物者見焉。合知與

仁而聖人之所以妙天地者見焉。合其所知乎其所以
不知而教之所以妙人鬼者見焉。故雖聖人亦聽瑩
乎言之尊之至也。宜矣哉。世薦紳先生之難言之也。

對問

享保丙午七月三日。閣老命府尹訪予以禹祠事。俾
潤色碑文。予因請俾僧奉其祠。便既退。客或發難者。
曰。儒釋之不相容。如水火然。子今亂之可乎。予曰。不
然。夫吾所謂聖人者。古帝王也。聖人之道者。古帝王
治天下之道也。孔子所傳是已。秦漢已來。用法律治
天下。而聖人之道無所用。唯儒者守之。遂謬以爲儒

者之道者。失其本真也。及於佛教入于中國。則妄儕
諸聖人之道。而儒佛之名立焉。於是儒者又妄以聖
人之道爲己之私。而儒佛之辨興焉。皆謬也。夫聖人
之道者。古帝王治天下之道也。豈儒者之私有哉。昔
楊墨言治天下國家之道。而與聖人齟。故孟子闢之。
如佛氏者。未嘗言治天下國家之道。豈與聖人抗乎。
而儒者疾視佛氏以爲仇者。乃以聖人之道爲佛氏
類也。豈不亦小聖人之道乎。謬哉。今觀佛氏所爲道。
乃鬼神之道也。僧亦巫祝類耳。何也。巫祝奉神。僧奉
佛。其名雖殊乎。彼所命殊耳。彼之言曰。有神有鬼有

天有明王。有菩薩。有佛。皆有威靈。能降禍福。而大小貴賤之不等。故佛與神殊。雖大小貴賤之不等。然均之有威靈。能降禍福。均之亦類耳。故神佛之名。特彼所命。自吾觀之。皆神也。巫祝之奉神。清淨潔齋。其所事事。祈禳耳。僧之奉佛。淨其身心。不啖肉。葷酒。不畜妻。其所事事。亦祈禳耳。夫不啖肉。葷酒。不畜妻。非齋邪。一年三百六十日。二百五十九日齋。大常豈僧乎。彼有薦拔。巫祝所無。殊不知祈禳求福。薦拔求冥福。亦類耳。天堂地獄之說。彼所獨有。亦神道設教。因以勸善懲惡。庸何傷乎。其求成佛者。巫祝之求爲神也。

於我乎何有。彼以度人。建寺爲功德。則官爲之制。不許濫棄。絕人倫。則官爲之制。俾拜君父。服喪。彼其乞食無家。樹下不二宿。寺皆十方常住。恣其所適。如麋鹿然。則官爲之制。設宗派。置官爵。嚴等轄。以束縛羈絆之。凡彼所爲。有害於治者。官皆制之。俾不得爲。而不復顧其於釋迦之道何如。是亦古聖人所以俾重黎定民神。絕地天通之遺也。歷代定制。僧道神佛。同隸禮官。其踰勝於拘儒所見。遠甚。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豈不信乎。故曰。佛道者。鬼神之道也。僧者。巫祝類也。仇視佛氏者。小吾聖人之道者也。

夫自佛法以來千有餘歲僧與巫祝皆民也聖人之於民一視同仁況巫祝自三代時既有之而其所爲道不可得而知之聖人亦因民俗以存之則何必問其所爲道何如乎祇禁其已甚者俾不害於治可也且今世之奉神者五曰巫曰祝曰陰陽曰僧曰修驗其所奉之道二曰神道曰佛道然均之皆神道五者何擇也但僧寔繁所在皆有之頗識字其所居寺院亦大宗派等轄甚嚴而它四者頗微亦鮮識字莫有等轄其所居與編氓弗殊故今定祠制俾永永守之者僧爲便

學則一

東海不出聖人西海不出聖人是唯詩書禮樂之爲教也古之時楚雖大邦其左史倚相所爲誦三墳五典九丘八索之書舍是無爲學而後豪傑自陳良之徒蓋皆北學於中國云則吾東方之民又奚適亦唯言語異宜鐘呂之響爰居彼謂之侏僂鴉舌者吾眎猶彼段使仲尼乘桴子路從之游亦末如之何已矣有黃備氏者出西學於中國作爲和訓以教國人亦猶易乳以穀虎迺於菟顛倒其讀錯而綜之以通二邦之志於是乎吾謂之侏僂鴉舌者吾眎猶吾是則

詩書禮樂之爲教也。庶足以被諸海表。邪。黃備氏之
有功德。東方民至今賴之。雖然。易乳以穀。虎迺於
菟。顛倒其讀。錯而綜之。吾謂之侏儻。鳩舌者。吾眎猶
吾。吾視猶吾。而詩書禮樂不復爲中國之言。則段使
仲尼乘桴。子路從之游。目之則是耳。之則非。彼迺猶
鐘呂之響。爰居也已。或曰。一匹錦覆以眎之。背面而
殊。均之是物。庸何傷乎。則安知夫中國無象。尚且象
之。江北無橘。或者假之以枳乎。以此而誦夫楚人之
頌。能不忒其臭味者。幾希。夫中國之所有。四海之所
無。亦猶是邪。詩書禮樂。中國之言。而吾眎猶吾。是其

究必至於巴歛詩書。兜昧其禮樂也哉。副墨之子。洛
誦之孫。執以廢其祖。不知其可。而況之子之孫。非冥
令之肖。則嬴氏之呂者。以此而操觚乎。籀斯之迹。粲
然盈簡。而彼不可讀。吾不可讀。吾必從事夫黃備氏
之所爲。句有須。丁有尾。蠶蠟乎。星羅擾擾。然蜉蝣之
來集。而後可得而言也。已。是迺黃備氏之詩書禮樂
也。非中國之詩書禮樂也。則其禍殆乎。有甚於侏儻
鳩舌者也哉。然則如之何可也。亦唯言語異宜。其於
黃備氏之業。可訓以故。不可誦以傳。暫則假。久則泥。
筌乎。筌乎。獲魚舍筌。口耳不用心。與目謀。思之又思。

神其通之。則詩書禮樂中國之言。吾將聽之以目。則彼彼吾吾。有有無無。直道以行之。可以咸被諸橫目之民。則可以通天下之志。何唯東方則段使仲尼乘桴。子路從之游。日暮遇此。則迺謂之東海出聖人也。良不誣已。是謂之學。則迺申之以戒曰。若能不爲黃備氏者。迺能爲黃備氏者。嘻。若何必黃備氏之爲。

二

宇猶宙也。宙猶宇也。故以今言眎古言。以古言眎今言。均之朱儻鳩舌哉。科斗貝多。何擇也。世載言以遷言。載道以遷道之不明。職是之由。處百世之下。傳百

世之上。猶之越裳氏重九譯。邪重譯之差。不可辨詰。萬里雖賈乎。猶當其世。孰若裝之身。游身毒邪。故之又故。子孫雲仍。烏識其祖。十歲逝矣。俗移物亾。故之不可恃也。烏能置身仲尼之時。從游夏親受業邪。宇與宙果殊矣。雖然不朽者文。其書具存。方夫世之未載言以遷也。管晏老列亦類也。何惡其道不同也。不求諸道而求諸辭。不昧者心邪。朱儻鳩舌。何嘗言與言殊。其所以錯辭者亦殊耳。吾奉于鱗氏之教。眎古修辭習之。習之久。與之化。而辭氣神志皆肖。辭氣神志皆肖。而目之眎。口之言。何擇夫。然後千歲之人。且

莫遇之。是之謂置身仲尼之時。從游夏親受業也。是之謂與古爲徒也。亦何假彼之故爲。

三

數車無車。而有車之名。古之道也。非聃言之失也。道可道非常道。聃言之失也。夫自聖人而有道之名。聃豈非邪。祇其知弗及聖人教之無術也。務求喻之。不竢乎生。乃舍物而言其名言之。雖巧乎。孰若目睹且臆聽之者。以臆曼衍自恣。莫有底止。徒翫其華。弗食其實。是無它也。以聖人之教爲不足。欲勝而上之。多

見其不知量也。已。雖然聃之言禮。諄諄乎。度數之弗遺。故棄聖絕學。非其本心者。彰彰乎明哉。祇其操心之銳。務求言之。其於人也。急欲傳之。知不竢乎生也。夫六經物也。道具存焉。施諸行事。深切著明。聖人之惡空言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教之術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竢夫生也。不知爲者。謂之愛也。生斯無禦。非自外鑠也。非襲而取也。故聖人之教。貴乎格求行之者也。故唯其物。聃也者。務言之者也。夫言之者。明一端者也。舉一而廢百。所以害也。後儒乃非聃而倣其尤言之。弗已名存而物亾。仁義道德之

說盛而道益不明方今之世滔滔者天下皆聃之徒
哉又安知聖人之教莫尚焉是豈有古今哉故吾退
而求諸六經唯其物

四

古有聖人今無聖人故學必古然無古無今無今無
古今詎可廢乎世世相望孰匪古而孰匪今故通古
以立極知今以體之差世世以觀其來其於民俗人
情猶眎諸掌邪夫古今殊矣何以見其殊唯其物物
以世殊世以物殊益自秦漢而後莫有聖人然亦各
有所建焉祇其知不周物所以無聖人也雖然業已

有物必徵諸志而見其殊以殊相映而後足以論其
世不爾懸一定之權衡以歷詆白世亦易易焉耳是
直己而不問其世乃何以史爲故欲知今者必通古
欲通古者必史史必志而後六經益明六經明而聖
人之道無古今夫然後天下可得而治故君子必論
世亦唯物

五

聖人之道猶和風甘雨邪物得其養以生生斯長豈
有窮已乎君子以成德小人以成俗天下錯諸陶鈞
之中聖人之道爲爾故君子錯身于斯藏焉脩焉息

為游焉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德慧術知於焉而出。博厚高明於焉而至。日躋月烝不知然而然。故曰於我何有哉。譬諸植草木。枝葉華實。豈一一而傳之哉。所務本根之培已。棘猴玉楮。雖巧乎非人人所能也。雖有巧人亦不能周物也。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本立而道生。貴夫生也。彼謂窮天下之理。謂察一念之微。皆不知道之言也。故辨是非。別淑慝。疏滄溟。雪剔抉。以盡不俾一毫人欲之存者。皆非也。段使盡之。苟不有所養其介然小者。安能長乎。亦舊耳。無術之過也。自秦以功令治天下。禮樂泯焉。其流

風餘烈。被百世未已。申韓之道。移人耳目。以至今日。長養之道。漸而殺伐之氣。塞宇宙。後賢人君子。皆生其中。所以差也。故學道者。立其大者。而小者從之。

六

君子不輕絕人。亦不輕絕物。所以成其大也。睹夫生已。凡天地萬物之情。棼縕交結。雜以成文。陰陽相仍。禪易弗居。辟諸糾繩。剛柔相苞。曾曾無盡。喻如剝蕉。不可得而窮詰已。故是非淑慝。無適無莫。大氏物不得其養。惡也。不得其所。惡也。養而成之。俾得其所。皆善也。媿人虎狼。糝稗第於穀。惡已。雖然。天地不厭虎

往後集 卷之十七
狼雨露不擇稗第聖人之道亦猶若是夫其不得已而去之遠之扶之殺之惡其害於仁也非惡其惡也故惡不仁之甚好仁之不至也舜選於衆舉臯陶其誅四凶非所稱也聖人之世無弃材無弃物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豈皆公侯之材哉亦非愍而宥之謂其有裨乎治也察邇言采芻蕘其人豈皆賢邪毒已疾苓有時乎帝它山之石攻玉不善人善人之資是聖人之所以成其大也故善惡皦皦先王之封疆腴矣邪正閭閻仲尼之區域削矣皆儒者之罪也是故諸子百家九流之言以及佛老之頗皆道之裂衣已亦莫

有不由人情出為故有至言夫聖人之道盡人之情已矣不爾何以能治而安之哉故苟立其大者撫而有之孰非聖人之道也漢顓門之學人殊其說亦傳所聞於師七十子自出豈無繆誤失得更有之並存而兼焉道之不弃也顓達作疏乃執一家之言明作大全而顓達亦廢矣學之益陋所以弗及古也故學問之道苟立其大者貴乎博不厭雜寧闕疑以俟夫生

七

雖然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豈翅處世雖學問之道莫

不皆然已。天命之謂性，人殊其性，性殊其德，達財成器，不可得而一焉。孔門諸子，各得其性所近者，豈仲尼之教有所不足乎？譬如時雨化之，莫不生焉。已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不欲小者大生，邪？實命不同，君子知命，故不强之；及乎器之成也，雖聖人有所不及焉。故聖人不敢强之，是故人可皆為聖人者，非也。性可易者，非也。君子之不器，水可舟而陸可車者，非也。世俗所尚人也，非天也。故務世俗所尚以求人知者，不知命也。夫六經殘缺矣，生於今世，孰見其全命也？僻邑無師友，命也。家貧無書，命也。雖然，心誠求之，天其佑之。仕不優，無暇命也。故已不能學者，喜人之學也。力能使人學者，使人學也。雖不學，猶學也。何必才知德行出諸已，而後愉快乎？故命也者，不可如之何者也。故學而得其性所近，亦猶若是夫。達其財成器以共天職，古之道也。故學寧為諸子百家曲統之士，而不願為道學先生。

稽古釋義

虞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

先釋文次釋義。

釋文曰：虞者代名，書者先王之教。詩、書、禮、樂，是其一。

也。詩書禮樂皆書。而書獨書稱。何故。禮樂事。而詩書言。詩詠歌。而書記述。詩存人口。而書載簡冊。古無它書。書唯是已。故獨書稱。後世以其爲聖人之言。稱爲書。經古之聖代。虞夏商周。故有四代之書。是迺虞代之書。故謂之虞書。堯典篇名。紀帝堯之事。典常也。上古聖王。伏羲神農黃帝。所創厚生利用之道。至於堯舜。始立正德之道。白王所常守。故稱其書曰堯典舜典。孔子刪書。取堯典以下者。亦此意耳。堯舜禪受。時代相接。其道弗殊。故列堯典於虞書。曰若稽古帝堯者。此篇將言帝堯之事故。其首以此發端。曰若語辭。

爲紀帝堯之事故。尊重其言。不輒發之。釋文畢。

釋義曰。釋文徒解其言。文史之事也。長國家志於聖人之道者。不可不知其義也。故又有釋義禮記曰。禮義者。人之大端也。禮與義。皆古聖人之所建。君子以禮守其常。以義應其變。天下能事畢矣。左傳曰。詩書義之府也。謂聖人所建之義。萃于詩書也。在此文言之。稽古一字。書經開卷第一義也。古聖王治天下國家之道。備于書。則長國家欲平治國家者之第一義也。凡長國家而稽古。非徒欲以夸博物也。又非徒欲以潤飾政治也。乃欲通盛衰治亂之道。法古聖王。

爲治也。古今時殊，風俗夙隔。故虞夏商周，其道不同。況千載之後，萬里之外，何以能同古？自爲古，今自爲今。是世君子所恒口，不爲無謂。三代聖王，皆順民爲治，不必泥古。然物皆有源流，古源而今流，苟不泝其源，安能晰其流？世君子徒執目今，謂此位我固有之，彼蒸蒸者皆我奴隸，人爵祿我，福兵刑我，威疇能吾違。禮爲美觀，樂爲戲玩，惟我所欲，是狃其所目以爲常。故其心曰：貴者賢，知賤者愚，不肖奉流俗所習而謂天地之道，不刊之典也。其稍知者，頗盡心爲治，苦國家難治而計不知所出，能知世將衰而不能如之。

何欲知賢不肖而賢不肖不可知其始則屑屑庶務，其終則剗然以倦語之以古則駭而異之，是無它皆囿於習俗故也。囿於習俗者，辟諸夏蟲篤於時，辟諸井蛙不知海，此邦之人聞異邦之言，駭然而謂是何以能辨也。然生而嬰孩，移諸異邦，異邦之言不學而能是囿於習俗之說也。稽古而知其所未知，豈有若是之愚哉！且聖人者，古之能治天下國家者也。聖人之道者，治天下國家之規矩準繩也。夫治天下國家而不師聖人，猶如學射而不師羿，學御而不師王良也。夫天下之欲爲方圓平直者，必用規矩準繩也。不

用規矩準繩而爲方圓平直者目巧也。目巧而爲方
圓平直豈能知歪邪之所在哉。故稽古者能超然習
俗之外而能知疾病所在。故稽古者非必欲其泥古
乃欲其知今也。通古而後知今。知今而後可以治今。
故稽古者書經開卷第一義而亦治天下國家之第
一義也。

徂徠集卷之十七

徂徠集卷之十八

物茂卿著

雜文八首

擬家大連檄

月日大連物部守屋檄中外維天皇俄爾殂落。皐人
未獲。皇嗣未立。人心洶洶。焉莫知所底止。百爾有司
大夫國造縣主千夫長百夫長。敬聽我言。我曩祖美
摩治味島乃在皇磐余神武之世。而有天勲勞于皇
室。爲開國元臣。越子孫世世。毗翼乎朝廷。以統率中

外則暨乎守屋之躬眇焉以承先世之餘烈忝位大
連夫諒闇二年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況此弗靖而臯
在大臣也爾輩乃不守屋是聽其誰與從維皇子惟
孔穗穴穗部皇子賢最長敘當嗣故守屋敬奉而立焉則
神明之宗大行天皇之嗣也爾輩其共奉之弒大行
天皇者駒東漢直駒大臣馬子實使焉則臣子不共戴天
之讎也爾輩其共討之皇子豐聰以其猥巧小慧蚤
竊輿誦而覬覦於天位挾以左道壽張為幻以扇乎
齊民寔繁有徒馬子乃推其母太后將以奉之也則
縱賊弗討諉以因果是其心必謂其次者我也端本

探始幾乎為主爾輩盍共討之夫弒君者殺無赦與
其謀者臯鈞以左道惑於民者殺無赦婦人不得踐
天位寶訓之言藏在玉府我物部氏之世守也惟守
屋及一二大臣暨天皇得發焉爾輩或弗知弗知者
無臯馬子豐聰乃與有聞知而故犯臯莫大焉昔者
熊襲弒仲哀帝者眉輪弒安康帝者誅不旋踵而息長氏神功皇后
之威服三韓猶且奉其腹胎內天皇以號令乎海內三韓
之貢惟不及佛像書與其人者自皇焦鷄仁德帝以來
數百年矣刑典所遏豈不揭焉乎著明哉爾輩盍思
諸且我大礮礮馭盧華言倭奴國此言丈夫島建號曰丈夫之邦赫

赫皇祖左璽右劍以照臨於天下其德益象諸日日者太陽也劍者丈夫之服也而豐聰俾史太作書而謂皇祖女子也以誣我皇祖以雌我大礮姦之所自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而弗遏其禍必將絕我神明之祀烏虜磯城而降民離其樸以趨乎偽也爾輩乃惑左道而黨豐聰或謂豐聰聖矣聖而干國大紀乃君之讎是協為用其聖哉爾輩猶乃有迷大順蠢乎弗悛皇祖其殛爾我其怒慘爾爾輩其能洗乃心革乃慮幡然自奮後其鏃倒其戈以斬馬子以馘豐聰以慰大行天皇在上之神則皇祖其賚爾以福祿

皇子孔穗爾君也我其告爾功昨爾以茅土之封爾輩其思之哉此檄

前國主保山將公壽影堂上梁文

州輝華宗新羅二郎遺愛寺協靈地陽機二公垂蹤近控鶴川遙拱蓉嶽東瀛蓬萊之駕可致南山崇高之壽不騫伏惟老侯臺膺寵堯天飲恩舜日中興廿世墜緒下啓千載榮封撫謙之光肥遯之節幹棄冠冕優游林泉坐卧皆禪既歸古皇於梵典歲月各制又遵往聖乎禮經聿借丹青俾寫益眸分神於彼留影將來今國主惟命是欽不違之孝茲考仙宅用奉

真容算比極樂之無量。福期方昌其未艾。黽勉吏役歡躍子來。忽涕興頌。率助梁舉。

拋梁東。大藩崇鬱酌真忠。名遂功成甘退隱。轉看千祥百福同。

拋梁南。六義園中禮佛庵。誰知百里同親莅。慧林寺裡創仙龕。

拋梁西。知與萬民壽域躋。十年相業謠歌在海內。熙熙路不迷。

拋梁北。祥光瑞靄盈藩服。隱隱殷殷滾滾來。兩州士女皆懷德。

拋梁上。仙佛龍天皆影向。不問駒園與牧莊。吾公到處是蓬閤。

拋梁下。門外農桑紅穉秬。福祿綿綿千萬秋。山環水遶護宗社。

伏願上梁之後。老侯臺。台履樂豫。眉壽靈長。群閨與椒桂爭繁。兩藩偕松竹騰茂。家傳慶譽。代襲龍光。闔州無虞。提封有年。千秋千秋。千千秋。臣某甲等敬白。

後慧林寺殿機山霸王影堂上梁文

乾德之山。慧林之寺。夙奉霸王尊像。久欽英靈樂棲。肇構幽宮。敬存明祀。俾知雄藩之有本。將庇葉衣。留乎

無窮仰惟機山先主孫吳謀猷桓文事業耀威三道
韜略自茲以流傳布澤五州士民至今而利賴寫生
良匠肖貌明王萬世其臨百年如在今國主恭膺榮
爵新纘大邦忠施藩府維新之功孝述椿臺未竟之
緒遂戒官吏茲運斧斤神何無歆臣皆有禱架脩梁
以揆吉儆善頌而慶成

拋梁東 東方草木偃威風噴噴口碑今見在烏雲
八陣遍寰中

拋梁西 西來大法度群迷漫使國師勲指示英雄
自是同指歸

拋梁南 南山來檻碧相參萬古千秋人仰止雪照
三十三蔚藍

拋梁北 北伐昔年率賓服請看慶來關不扃絡繹
行人路砥屬

拋梁上 上方鐘鼓朝昏響音頂禮歸依大聖尊慈悲
福祿來穰穰

拋梁下 下土蒼生樂只且歲熟時和神貺予滯穗
遺秉滿四野

伏願上梁之後神人胥悅君民悉寧椿臺萱臺偕添
百福北邸南邸駢集千祥慶衍陟瓜喜連棣萼俾耆

行行錄 卷之十 五
俾老羣彌興彌昌臣某甲等敬白

左史會業引

六經皆史也是言也知言哉故能爲古文辭者皆稱述六執而六經無以古文辭稱也是寧以史爲辱六經乎而獨不以儒爲辱聖人也是亦何別焉雖然六經之文其猶化工之於物乎無已乎請由盲史腐令始之二子者是寧不爲盲腐以辱其四體乎而獨不爲文章以辱其人也是亦何嫌焉且也諸君子皆史也千秋之業百年之日過此而往餘者無幾其勿有以移夫辱其四體者而盲腐其文章爲哉老之至也

悔之何及無已乎請由今日始

六經會業引

三代以往滔滔者曷已聖人脩六經而往者猶不往三代以還滔滔者曷窮愈變愈出繁乎雜也雖然六經之道苞括乎無遺故觀古於六經者聖人得不亾觀六經於今者聖人可復生有真儒者有王佐才者誦其詩讀其書宛乎生其世而見揖讓禮樂之盛是或可以爲真儒乎若謂六經如商彝周鼎可以悅目而不可以適用者豈王佐才哉雖然又豈有真儒而不王佐才者哉傳六經者左穀公羊毛韓孔鄭及宋

往後集 卷之十八 六
諸君子不啻也。詩則有若騷賦樂府清商相和漢魏
六朝三唐諸什。書春秋則有若二十一史通鑑諸編。
易則有若素問運氣太玄洞極諸占。禮樂則有若漢
儀唐典杜馬諸通。是皆可以爲傳註已。夫然後六經
之道苞括乎無遺者。足驗諸今日而不以王佐望於
諸君者。是侮聖人而欺學者也。吾豈敢。

四子會業引

道全乎六經而四子擷其粹。全無不粹。粹全乎粹。是
其所值者殊也。君子益論其世云。故嘉美之會在乎
六經。利貞性情。四子是已。是以善觀聖人者。其猶易

道之元乎。渾渾淪淪。孰往非元。大哉六經。至哉四子。
乾坤以立道。不墜焉。但以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
小。輓近世道。由是乎裂矣。其妄意宮室之美。百官之
富。不得其門而入者。漢唐諸儒之陋也。逼駢脅于浴
而謂盡乎重耳之爲人者。宋儒後之弊也。故吾欲諸
君以六經觀乎四子也。不欲以四子觀四子也。宋儒
而後。聖人之粹。濯濯如莫以尚已。吾獨不見能會其
全者矣。是所以望乎諸君也。儒有以論孟爲刀尺而
裁割六經者。顧其所餘。綫綫乎無幾焉。果乎道之裂
也。若是者。仲丘之道之衰也。而自詫其獲道之統者。

罪豈在四子哉

韓非子會業引

明汪伯玉氏有取於古執文者十有二家。而韓子不與焉。韓子者其可以不讀乎。蓋韓子善法家言。礲少恩哉。然亦盡乎情矣。吾黨文執之士。竊嘗以其所爲業。概諸先王之道。禮樂猶吾之辭邪。理道其意也。莫不有法。亦莫不緣乎情者矣。禮樂亾而人人意行其法。雖有能不害乎情者。幾希也。於是乎法家興。然韓子身紂于秦。而其法用于秦漢。而下奉行之。千餘年不衰也。韓子其可不讀乎。吾讀韓子說難諸篇。雖有

不盡乎情者。幾希也。後世昌黎洗辭。關洛遺禮樂。而意自作法。森如亦礲少恩哉。傷乎情也。乃宋而下奉行之。亦數百年不衰也。舉而措諸政事。豈能超韓子乘而上焉哉。伯玉諸子修辭復古。意者毋乃有懲歟。然韓子之文。在周漢之間。炳彪如。亦盡乎情矣。古之遺也。故吾取諸執文。

譯社約

譯家學。果有當於道邪。古昔王者有事於四夷。四夷以世王於中國。迺有以寄象狄鞮。譯供其職。鴻臚之館。輶軒之前者。非士大夫所事事也。果亾當於道邪。

東音之流傳於今。豈盡衞山氏之遺哉。而士大夫所誦讀以淑已傳人者。壹是皆中國之籍籍。亦無非中國人之言者。是同人所爲務。洗其鵠以求如彼楚人之子。處身於莊嶽間者也。茲與井君伯明及舍弟叔達結社爲會。延崎人岡生爲譯師。會生補國子博士弟子員。就舍其它中。不得數數出。出月僅六七。迺得俾其請出爲會期焉。日必五十。其在上旬爲初五。爲初十。中旬爲望。爲二十。二十爲予橫經藩邸日。則闕下旬爲一十五。爲二十。小盡則闕。總而計之。爲日或五或四。尚餘一二。以爲生旁訪其朋舊故人。時澣濯

及諸營私事之日。則庶乎其不借口有所迫以侵奪會期云。傳曰。參會則地。謂其有主也。飭館邸。眠牲牢。戒有司。以具會事。春秋地主之禮也。今我三人者。差其會期。更相爲主。是寧莫有所以待賓客者哉。奢則弗繼。禮苛。志分。志分則妨學。恒浚則妨務。不有折衷焉。能可久。於是正德紀元冬十月初五。實始會于我牛門之舍。不佞茂卿以辱有一日之長也。爲之約曰。凡會之日。不改卜。生有事則改卜。爲其事不由己也。凡會之日。主有事則辭。不徒勞於行也。賓有事。不必報。爲無供設故也。服必便。從必寡。欲不眩耀其隣里。

也。堂不必汛，庭不必洒，食不必戒，唯其常大氏羹一菜，若肉併其殖爲二，菓不必備，酒不必勸，若或佳肴美味，它人時偶有贈遺，而非己所辦置者，何妨也。凡會之人，可減不可增，爲惡乎喧故也。雖然，主人所厚善而其人不俗，時或一臨之，不必簡也。集多在午前，散則晡後，有時而夜歸，不可以爲典常也。凡會之譚，其要在以夏變夷，也不許以俗亂雅也。凡會之約，其可言者，具是其不能悉者，亦在不失所以會之意也耳。凡我同志，敬聽斯言，庶永弗替，以底有成。

跋一十四首

跋管子

是歲秋，予指日俸者一之五，獲管子書。古人旣稱其真贗，雜予獨恠管子。因齊得志於天下，三匡九合，赫然一世，何能屑屑托諸空言，以求伸於後世邪。三歸反坫，內外應酬之繁，亦何操觚之暇。及哉顧其所謂真者，均之贗耳。蓋管子而後世之徇功利者，何翅一夷吾邪。孟子而前，儒之溺功利者，亦何翅一夷吾邪。六家旣立，而世之學管晏者，哀集群言，冒以管子，則宜哉其書之雜也。祇夷吾旣以見誣，後儒溺功利者，亦見誣以夷吾。憫哉，獨其言之夷吾，概謂之夷吾，亦

不重誣耳。憾其文之奇奧，亦可以想其爲人而不得。以其姓名見也。是吾之所重，慨云故識。

跋草書韻會

升菴外集八十七曰：余猶及見金人板刻其精妙，神彩不減法帖。至元末好事者，又添鮮于樞字，改名草書集韻，刻已不精。洪武中蜀邸又翻刻，并趙公序及諸名姓皆去之。刻又粗惡，可重惜也。此乃翻刻洪武丙子本者，而洪武丙子本外菴不經見之。其添減此本幸莫存，而所謂刻已不精者，彼此同然。文徵明有云：草書集韻尚未經目，何得爲名書耶？是信草書家

座右物也

題石丈山真

世之論丈山者，必以艸山相優劣爲要之。非識詩者矣。予獨愛翁之逃釋而歸儒，棄武而修文，并髦利祿。嘯敖林泉，舍世所謂名者而取己所謂名者也。雖然，吾東武氏之興，其亦在元氣之鬱勃歟？翁非鳴其盛者而鳴，亦與其盛也乎？爾則翁謂之吾，東方之詩杰亦可耳。

刊甲州天目山十境歌詩跋

吾遊天目，獲其所謂十境歌詩者，以木之山旣莫有它

文字則壬午之前以聞已壬午之後幾乎百年而猶且其棲窮佛乎爾是何益於福田哉且以詩也其鳩未洗以歌也宛然呼喊之聲是亦何當於吾心哉獨以踏佛頂而西去揖鳳背以東歸往來十餘日經歷二百里莫有寒山一片石之媿快吾心而山靈乃媿然以此獻吾笑也不亦可憐之甚哉雖然吾業已欲用不朽託諸峽山川而天目也者似有以需吾焉者歟天目也者其亦似有以知吾心焉者歟故吾亦不得不不朽諸木以慰其山靈之心已

跋採蓮畫軸

宋畫樸明畫宋絹粗明絹宣和世珍緝熙殿寶審其爲道君御府物耳顧予無畫學未能識爲何人矣玄宰精處如金秀處如芙蓉信然祇十洲二島不解何語予則覺金陵鳳皇之勝來集几席間哉駝囊北負鼉浪東漂亦何有緣於海外也今則蓬萊鼉君所藏鼉背上物哉太史一語豈不爲讖乎中間王遜之輩不知其如何也鼉君篤古好文往來吾黨予知此畫開生面豈如五國城時乎

跋阿林字

予嘗曰字者華物也夫不字則已人苟作字奚苦不

華乎。獨恠海內書家。爭求爲華而不可得焉。是無它。故所目皆倭。移乎習也。夫字以代其言。其用之鉅者。爲書牘。一日之間。目古法帖者一之。目倭書牘者十之。辟諸衆楚之咻。雖至敏慧之人。安得不倭乎。甚矣哉。倭書師之流毒於海內也。予持斯說者久矣。頃者獲張小兒阿林者。所書字儼然華人哉。混沌未鑿。天籟與游。其曠然乎。溫蠖塵滓之中者。非耶。吾聞阿林六歲兒。善書。人聞其名。爭索而不可得。其父啗以菓。子餅餌。屬誘之。迺書。書畢。投筆。輒便走街上。跨竹馬。牽紙鳥。是豈有他習乎。其莫有倭書牘之溷吾目者。

不待言而審矣。而後吾徵吾言之非妄也。書其後。

跋詩筌

予嘗著栢梁餘材。豪未脫而燬乎火。今睹斯編。殆有倍焉。爽鳩氏之子。功其鉅矣乎。蓋詩者言也。世之學詩者。迺不媚乎辭。而欲其巧。辟諸舍規矩而學大匠之所爲。豈可得乎。高李之選。選乎辭也。然一二子猶且不能學焉者。見其巧也。見其巧而眩其辭。旁搜他家。以酬其志。於是乎之中。晚之宋元。勢之必至也。斯編一出。置身莊嶽之間。衆楚不咻。以竢其化。飄逸沈鬱。唯其材至。及其至也。不李不杜。非高非岑。開天之

後集 卷之十
際別構一色者。唯吾教爲爾。然二三子猶且不能學焉者。辭有限也。辭有限而志不可得而酬。所以苦也。亦唯言其可言。而不言其不可言。久之。後不復欲言。其不可言。是謂之化。故其言肖唐。而其志亦肖唐。猶何有不酬之志哉。吾得諸先王禮樂之教。而施於詩。因題卷末。以告二三子。爾享保壬寅春三月。

跋唐詩選

弇老評滄溟詩。峨眉天外雪中看。其選唐詩亦復爾。爾獨奈近來坊間諸本。率屬孟浪。不則何物狡兒。巧作五里霧。芙蓉咫尺。殆不可辨矣。今閱此刻。剔抉幾盡。頓復舊觀。二峰宛然在人目睫。豈不愉快乎。滄溟嘗謂不昧者。心想當百年前。爲子遷道。

跋石丈山書蹟

國初時。以詩鳴者。莫石丈山若也。予嘗得其真蹟。依然武人面目。心竊陋焉。及見此蹟。乃有風流蘊藉態。又不書其詩。書古博士家詩辭。與和歌。勝自運遠甚。豈亦隨所觀感。而變歟。是翁投槩業詩。終隱不仕。要之有過人者。於是乎益不堪時運之感。吁。享保乙巳歲中秋日。爲縣次公題。

刻荀子跋

孟荀匹也。韓愈之喜孟猶且不得不以並稱者。以此至於宋儒躋以媿仲尼。躋其書以媿論語。何肆也。明帝因之。布諸學宮。以爲功令。而後孔孟論孟爲天下公言。荀則以性惡見擯。又援李斯而逮累之。今學者遂唾其書。弗顧甚。或至下比諸申韓諸家。又何冤也。夫性善性惡。仲尼所不道。何獨咎荀。若必以弟子累其師。則曾子之於吳起。其謂之何。大氏孟距仲尼。僅百有餘歲。猶或及七十子之門。而次近者爲荀。是皆游學齊魯之鄉。君子之澤。未斬。流風遺言。多存於其書。可不徵諸。蓋其師弟子相承。親授口傳。要有不失。

其故者。豈若宋儒輩臆斷于千載下者比哉。論其辭。洙泗之文。至孟已衰。荀乃有文焉者。然楚也。業胎乎漢夷。攷其旨。一子皆戰國說士也。分曹立異。以徇一世。亾怪其殊。孔氏之舊已乃。莊周所謂道爲天下裂者。何必取一而廢一焉。予嘗得墨子書讀之。其所爲兼愛。大殊於宋儒所指斥也。於是乎喟然嘆。久之。孟嘗曰。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今不讀其書。而輒言之。耳食者。又從而和之。豈不悲乎。予旣莫能勝彼。天下風靡之士。且欲人讀其書已。平安平元珪。指貲刻荀。予是以嘉之。世復有能梓晏墨諸子者。予又將

不辭操觚之數勞哉。享保乙巳十月望。

題石叔潭搨帖後

玄宗八分。別成一體。豈古乎哉。然自今視之。乃古矣。非元明諸家所及也。滕東壁甯上之木。人鮮得搨法者。遂冒蛛網。叔潭乃搨之。精工如華人之人。平日無所事事。其何以能爾。人誠有不可測者邪。

墨君徽畫岳陽樓跋

予未識君徽。善畫數年前。寄予扇頭畫蘭。亦才士游戲筆墨常事。予不以為意也。迨見此畫。初則愕然。疑為華人所為。非君徽也。覩落款而後信之。然猶疑華

人。寧詎無同姓名者邪。玩字迹。審矣。卷末有其兄中瀨君及數震菴跋。益審矣。訊之。謂未嘗學畫。亦戲筆耳。嗚呼。君徽從予問文章之業。勤讀書。工詩。夫思之所至。志氣至焉。志氣所至。精神至焉。精神所至。莫不惟肖。巧妙悉至。煥如躍如。文章之道。為爾。予既識諸君徽之詩矣。見此畫。愈益信其所以用誠哉。君徽之於詩。悉洗倭人之習。濯如加以聰慧之性。又悉發其濯如者。於丹青之際。此畫爾。予之不識畫。初則疑之。不亦宜乎。卒之信之。亦惟以文章之道。爾豈能畫畫哉。

跋摹梁楷蠶桑圖

海內以狩氏爲畫史之魁。其初益亦衣鉢宋代矣。數十年來忽趨淡泊。委靡頹落。莫能極止。可謂技之厄已。是歲春。倚蘭藤公俾摹梁楷蠶桑圖。以相示。茂卿愕然者久之。曰：非不能也。不爲也。孟子之言。豈吾欺哉。雖然。苟使無藤公督責。渠安能辨之乎。過此已往。狩家技庶其復初耶。夫天下之事。滔滔弗返。失其本真。豈翅畫已噫。今藤公湊二爲一。亦尚初也。茂卿旣不能覩原畫。則不能言其肖否。故止言之爾。

跋萬尊者詩後

初覩尊者詩。在我東方。古今無兩。不佞爲之吐舌矣。及讀此冊。則不覺起座。南嚮再拜。迺中華縉流所無。假使金面老子。從事風雅。則不知其如何耳。其它支公。休上人以下。悉瞠乎後矣。修多羅所謂淵才雅思。文中王。要當屬諸尊者也。

徂徠集卷之十八

